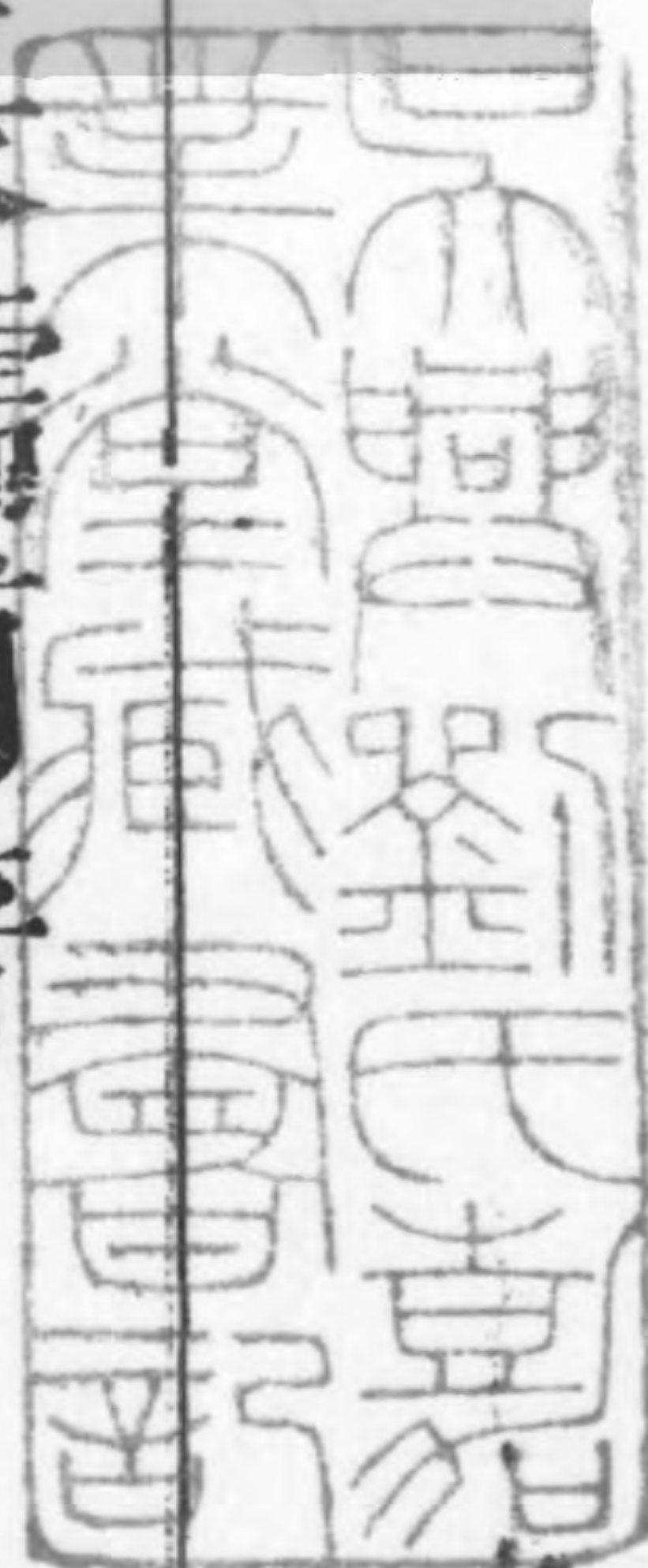


尊拙堂文集卷之八

故鄣丁元薦長孺甫著



行狀

明贈徵仕郎中書舍人魯卿朱公暨元配張太

孺人行狀

朱系出紫陽稱甲族于白谿自五谿公賓始也賓疎財好施予佃儻多豪長者游九世祖鉦宋嘉平間令長興愛其山水居焉鉦父少司馬在是為晦翁先生

季子司馬六傳入明爲伯名公又三傳至賓朱乃大
賓生大用以貲拜廣州幕娶于沈篤孝行割股拯姑
姑病露禱願減已筭延之大用生子九沈出者七再
乳舉徵仕公諱一儒字魯卿張莊僖公永明少艱嗣
楊夫人初乳太孺人最憐愛之思擇一快壻得徵仕
公竒而贅之公時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員矣太孺人
婦于室婉孌不以貴介驕公性伉意氣侃侃多發舒
忘其贅也時于莊僖座上與群公子口語不可攘臂

起爭之強旁睨者微以爲嫌莊僖笑而顧楊夫人曰
魯卿直士太孺人多方劑之人謂太孺人之能降也
公之不屈也蓋兩得焉楊夫人聞而益憐愛之甚于
群公子亡何莊僖公捐館舍五谿公下世久家日益
落諸昆季各就外氏以居公亦不忍遽去楊夫人朱
氏之徙郡城自公始也少年兒稍稍睥睨公公強項
故自如諸令長有以非禮加寒士及假公賦難公者
公正色折之幾不測旁觀者咋舌公氣盛不暇左右

顧是時范司成驟貴吳興人炎趨唯恐後公獨否曰
太史先吾不敢自外貴人多門下客專以狎或故諛
一二寒士快之公目攝口刺刺生平不能酒時以罵
坐散諸市井見大恚陰激貴人遷怒公或設刀俎以
伺公不知終亦不能加也人謂朱魯卿性褊不能容
人語未竟意已霍然解以此稱長者無間言庚午公
舉順天冠其經弟文龍亦舉陪京人嘖嘖二難公意
氣無所加津津語及莊僖時事輒歛歔曰公不難

而卯翼我顧獨知我于少年牢騷時國士之遇也歲
時以一少牢醑其墓公屢上公車不偶意稍倦延四
方名儒課諸子及諸猶子太孺人躬調滫瀡爲廩餼
寧浮母儉時時召君采兄弟責之曰兒知古人立身
揚名之義乎君采兄弟聽受教已卯君采冠其經于
兩浙博士榜意不可一世獨手額公曰以此爲善人
報敢賀庚辰計偕申少師方秉鈞公出其門下獨不
一走謁癸未哭弟孝廉君忽忽不樂乙酉病丙戌君

采勉就試竟奔公訃而南太孺人稱未亡人者三年君采成進士又三年以君采中書舍人最贈公如其官太孺人六珈副笄貴矣顧謂君采曰恨不及令而翁一見爲報莊僖楊夫人地下也太孺人性寬厚生平不忍齒人陰事恒爲諸子婦誠長女歸我從父太孺人故抑而嚴訓督之從母歸睽外王母而嚴太孺人怏怏不敢白其室中語人謂太孺人長者能爲義方白首且貴組紕不去手訓諸子以澹泊曰此而外

王父所繇起家者也屬纊以君采得歸爲慰嗟乎君采之不安于驄馬也天所以暝太孺人哉朱氏故與余通家累世先大夫心折徵仕公曰朱公古之遺直也公自述生平亦以無他腸徼天幸辛酉尾楊夫人舟北上晨夢神人語曰起起吾輩兄弟十三人憐若善特掾若十七人覺而屈指符其數急起併舟盜至矣力掙免已入長安諦視城隍儼夢中所見也一日病目夢大士語曰若掾我我亦當掾若寤問之忻湖

有大士廟幾爲豪毀公力止新之目如初詩不云乎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公之謂矣丁子曰天生徵仕公
報五谿公也生太孺人報沈孺人也夫婦陰行德而
厚植之其遇若塞若通其所爲長者不爲目故能啟
佑後人易稱積慶厥有旨哉在此不在彼

生卒子
姓不具

明敕贈文林郎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知縣永年

故處士趙公行狀

海內簪紳家先世大都起力田孝弟或豪俠負義好

行其德然不能越閭巷爲名高方其銖累寸積陰蓄
而徐植之衆謂田舍翁技止此爾及子若孫擲寸管
以經義驟起回視先世所爲閭閻稼穡一切委瑣往
往羞之學士大夫相與欣艷誦說求其原而不得則
又附會誇詡妄質左券于彼蒼君子曰諛墓九原有
知弗饗已永年趙氏季兆夢麟以丙戌進士令儀真
未期月以才調吳江政成天子推恩贈其父故處士
應登文林郎母崔氏孺人龍章赫奕學士大夫相與

欣艷誦說侈矣而季兆恒邑邑辛卯秋予過外家時
季兆方寢疾甚予謁卧內望其色慘然問之故叩首
曰麟不佞待罪江以南五年矣天子幸憫其勞寵逮
二尊人唯是梓櫨可材豐碑未樹麟將徼惠當代名
筆以揚天子所以褒寵之意其以狀辱子固謝則又
曰非敢以子言諛願終始之子誼不獲辭謹按實以
狀趙氏其先沁州武鄉人國初徙廣平之永年是簡
襄武靈之故郊也歷數千載趙氏以其地顯豈其苗

裔耶或又稱系出宋藝祖後以譜牒不詳不敢妄附
之始祖洪飛飛生幹幹生楚楚生文廣文昇累稼穡
以貲饒于鄉廣生愷愷無子以王氏之子嗣而文昇
有子端端生子三長曰魯是爲公父魯恨不得後愷
憤惋訟之官曰夫廣所謂大宗者也大宗絕不以支
子繼而溷它姓乎謂蒸嘗何先人其吐之矣累訟不
決致廢箸及公而業幾罄公爲人倜儻負氣少年有
大志善騎射學擊劍然不能以武弁跼躅博世資去

而業儒曰丈夫安所取尺幅而呻吟也者又不肯竟學數竒白首無成家徒壁立每過其祖父田廬舊墟輒歔歔去卒未嘗挂齒頰退而依外氏脩計然陶朱之業數年家稍稍起忽慷慨撫髀曰嗟乎趙氏累世貲故在也吾弗能有乃俛首外家竊餘囊給升斗養哉何面目上先人丘壟乎尋謝去復事販沽以然諾重閭左有不平者居中解紛人人心服以爲祭酒事實成焉嘗好面折人過卽貴介弗避語畢意霍然解

絕不留胸臆遇事亡論剝膚攘臂從之故其貲亦隨起隨落竟亡能有所儲或人有急不待其請解裝以贈手不持一錢跡其意萬金可擲也居嘗謂丈夫貴適志耳令積而後散一賈人子咄嗟辦矣年五十六齋志以沒沒之六年季兆以儀真令便道過家王氏子蒲伏圖故產以進季兆弗爲受第具章服以一少牢拜公墓則墓有宿草久矣里中父老子弟舉手加額望而嘆曰此天之所以報趙翁者也語有之期年

樹穀百年樹德方公以布衣起田間較然獨行其志
寧暇身後名卒也不于其身于其子誰謂天道無知
者令公睚眦愾高枕而拓其故貲寧不稱愉快較
今所樹孰多哉販沽亡能辱公抑以公重且季兆旦
莫徵循良入爲天子耳目公所樹良未艾史氏將表
而出之以爲陰樹德者之勸予幸藉口免于諛矣

明故江西貴谿縣主簿玉川錢翁配張孺人行

狀

曩余感翁償金事心躉之翁少游太學負同舍生子
錢數金侵尋四十年同舍生死其子不知也翁召而
倍訓之者三曰爲我酌而翁墓嗟乎古人哉當吾世
廼見翁望而知爲長者已定交清父與翁綢繆十餘
年故耳目翁懿行甚悉蓋永豐公沒于官翁徒跣奔
喪賻不時至或勸翁需之翁謝曰先靈日耿耿東向
遲故丘也何利之敢圖竟歸而奉旅襯于堂哭奠如
禮初卜地東禪寺側術者曰法不宜寺翁跼躄他徙

而地入勢家寺果廢是時公私責逋如蝟家壁立矣
翁奮然鬻祖產以償人謂翁不能稍遲邪翁泣曰寧
忍以區區損先人名一石交憐翁幸相假翁曰假易
償難曰卽不償可也翁歸語張孺人孺人恚曰彼不
丈夫君耶來請擲之及閭里緩急又不忍以他故解
至捐二梁爲死友榱棄怨而營故人喪葢廓落多熱
腸天性然也而趙太君又喜施庖廩苦不繼張孺人
提空囊委蛇其間蚤夜拮据力本翁口不言子母而

耕獲絲枲之宜孺人悉節適程于度翁以故一意行
其德謁選授貴谿主簿非其好也而翁故晰于事長
厚劑于人情嘗剔傾銷之蠹祛包攬之僧豁虛糧之
累時嘖嘖見才矣而一家以疑獄株累翁檢其屍曰
此非金刃傷也五兄弟脫其四又嘗部運運艘以風
敗翁代主者稱貸輸之其人尸祝于家徐尚寶貞明
性嚴重意不可一世獨折節翁過于令而令適以事
迂當道翁與令弗善也以公議白于左使徐子與先

生徐先生譽翁長者稍伸令而前所啣令者遷怒翁
解組之日民挈妻孥泣送之翁指而示兒曹曰吾以
此遺若翁歸山中二十五年益好行其德袒免以下
分金讓居無倦施鄰人侵其界佯不問橫逆者走避
之遇盜竹者飯而遣之嘉惠窮交時爲非望之贈有
借屢二十年不索租者其他揜豁食餒不可殫述晚
積二十金蒼頭胠篋而去翁訟之官已悔曰金入僕
死矣竟寬焉張孺人雖以銖累起家乎時時以培元

氣持大體從史翁其政約于閭內而廣于門以外寬
于僮僕而嗃嗃于子若孫嘗舉相鼠之詩訓清父曰
人各有體體者禮也清父斤斤擇地而蹈稍失意孺
人蹠而誚之曰汝不肖則先業墜而終身苦縱女佚
而苦吾不慈先業墜吾不孝因爲泣下孺人歔翁哭
之慟左右曰翁耄矣寧作有情癡邪翁嘆曰非而所
知也吾少而貌不揚先君子私憂之曰兒不稱婦婦
歸我共辛砮者數十年無纖毫介介也居恒讀書工

小楷大小姑受業如女史而婦不色矜曰婦在柔正
克家安事書吾少孱婦曰惟禮法可以自衛稍立勸
以退下晚以安靜規吾終身佩之婦事二姑盡瘁母
勞曰若憊乎對曰婦聞家有餘則驕不足禮義減婦
懼禮義減是以不敢佚也庶母朱矢竒節婦姑事之
逾于恒禮異哉婦也老人失左右手矣語次悲不自
勝余信翁長者益徵孺人云翁錢氏諱復字一陽號
玉川系出武肅後勝國末從台徙安吉自三秀公始

秀生明輔明輔生士安士安生景景生元忠以耆德
爲鄉飲祭酒子漢卽永豐令廉介載邑乘天之所以
開翁也張孺人出歸安右族父賜從父道峰先生狎
愛而子育之孺人所從來遠矣清父卜于冬十二月
二十日奉翁與孺人合墓本州前崗鳳凰山之麓詮
次行實屬狀于元薦元薦質之鄉三老曰錢翁自言
平生無機心機事歆焉谿谷故完其天年昇哉乎海
虞生之事俛得而卒死也翁弗受故以全卒乃倍食

之豈非天邪丁子曰錢翁幾于道乎仁心爲質張媪
動止以禮筭而儒哉予不佞發幽光于泉壤標先喆
之羽儀責在惇史矣

生卒子
姓不具

外母吳孺人行狀

外父茗泉先生沒薦甫束髮先生手訣曰善讀書自
愛又二十六年吳孺人棄柘菴薦二毛種種矣行能
謏劣靡尺寸豎以報先生一念及汗淫淫浹也用父
兄弟卜癸卯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奉孺人與先生合

葬山中走書屬元薦曰窀中之石許先生有成言矣
以狀辱子薦卽不文奚辭于逝者雖然先大夫手狀
在小子何贅焉詮次始末聊廣所聞云爾先生諱繼

華字原順別號茗泉系出魯公子彊後逮晉諱榮緒
者教授京口徒無錫之干田其家長興自宋進士四
明教授模始也模十三世孫封工科給事中思聰以
子瓊貴思聰生讞讞生副千戶維以伯子應奎封儀
曹郎次應壁歲貢署光祿丞娶呂山吳生河南按察

副使繼芳以水部郎考封光祿公如其官次先生先生幼機穎能文章聲出憲副公上而太公恂恂長者从困諸生課先生兄弟嚴先生甫青衿輒受知督學直指前後諸使者藉甚弱冠娶前垣吳父竹軒公母陳大理公恪女也內外名德孺人兩習之以勤敏心當二尊人而陰佐先生讀先生體羸如不勝衣日數米而食其下帷倍他弟子晨雞鳴輒枕上口占易卦一乃起歲習以爲常孺人心憐之多方脩菓餌束脯

伺間而進于以調其意而節其劬先生亦忘疲也一日讀書至子夜剽者入室先生懼驚太公願以身殉盜窘先生亟孺人逸而陰令女姬出簪珥脫先生屣中兩多之是時諸博士競以博洽名高先生試輒冠同席者心訝焉以計迫先生他往相與發其藏子史以下題識而語標之各有旨要人人駭伏先生雅自負數竒不偶才略不槩見稍稍寄情陶白曰此儒者所不廢也與人恭謹遇事拏持毅發女弟嫁韋蚤孀

遺孤應稠爲仇家所構幾陷大辟先生潛往獄邸流涕解衣呵護之信宿而出罄力推轂卒無恙或謂臧公居平擇地而蹈唯恐或蹟茲抑何壯也戊午貢太學丁卯舉舊京兩上太常不第時太公春秋高晚舉庶子繼薦不勝左師之嫜先生日侍子舍如嬰孺撫訓稚弟有加癸酉同猶子晉叔計偕至毘陵感異夢賦歸來有瞻天縣北闕愛日戀吾廬之句抵舍太公果病未幾卒先生躬含殮哭泣如喪吳太安人明年

以毀瘠不起疾革呼用父兄弟曰唐一菴先師後餘不有許孟中先生人倫之冠冕也女曹往師之吾瞑矣孺人與先生相莊白首比沒挺持門戶嚴毅有丈夫風二子卽壯廩廩奉令唯謹御大小臧獲以禮無敢踰尺寸絲泉織紉老而必躬侍孺人三十餘年未嘗見其空手坐也以故家日益起戊子用父復舉于南諸孫歲薦廩食各有差幼者彬彬就家塾孺人黃髮兒齒不杖而健七箸諸孫曾內外數十曹讌集稱

觴盈堦除牽衣挽裾左右應接不暇孺人顧而樂之
嘆謂二子曰恨不及令而翁見也戊戌用父成進士
令金谿請迎養孺人咲曰果若人言力田不如逢年
鄉者而翁負竒攻苦老媪日夕注望今且灰矣不自
意得見孺子孺子勉之抵金谿二年歸用父復以板
輿迎孺人矢不徃曰兒吾能忘首丘耶然其精爽矍
鑠不異常時燈下猶能刺針益自喜不數月疾作條
然長逝逝之夕呼子孫訓以勤儉毋忘世業更申誠

曰莫作淫祀嗟乎此足占先生教矣先生正德丁
丑十二月九日卒萬曆乙亥八月二十六日年五十
九例授都察院都事文師看山詩傲陶彭澤所著有
大學衍義纂五經手註及論稿各若干卷藏家塾吳
孺人生正德戊寅八月十三日卒萬曆辛丑十月八
日年八十四用父令金谿將滿三載異徼一命以娛
孺人相距數月而不及待惜也子二長懋中卽用父

娶徽州別駕沈公斐女懋和太學生娶合州守潘公

可賢女女四一適武康太學生魏應箕一適溫子俊
一閔友曾俱烏程太學生一卽予婦早夭孫男十有
二

大母吳太安人行狀

嗚呼太安人之歸我先大父五十三年于今矣稱婦
者二十二年婦而姑者十有二年稱姑及太姑者三
十一年稱未亡人者二十八年稱太安人者二十三
年屈指歡娛不及半也丁丑殤我叔氏己丑喪我先

大夫丙申喪我先安人卽歡娛之辰而至痛奪之憂
喜又不能半也垂老日夜望我叔氏之稍表建而不
待元薦員西掖又不及分大官之奉爲太安人解頤
戊戌冬太安人春秋七十元薦將陳情闕下以菽水
終其餘年會狂戇得罪嫌于懟不敢請亡何太安人
捐養矣嗚呼痛哉太安人行不踰閭閻施不越閭黨
流芬餘澤嘖嘖百里外藉云婦德無儀則劉杜韓謝
又何稱焉元薦敬奉諸父命拭淚草狀大母姓吳氏

系出梁處士吳均代有聲陳隋唐宋間及明而隱君
瓊起家素封至鉅萬萬稱江南甲族瓊子工部公綜
綜子千齡娶陳氏是爲曾外王父母時吳氏中衰太
安人年十九歸我大父雷峰公諱良卿繼元配蔣安
人後先大夫甫七齡一女差長曾大父湖南公嘆曰
安得靜好溫惠如舊婦者乎卽不敢望糟糠令無虐
二孤足矣太安人至輒調適上下間曾大母周孺人
蚤卒側室王操內秉太安人曲意承之凜凜重足唯

恐失其驪嚴于周孺人也大父長者拙生計曾大父
起自勤嗇繩督諸子婦譙呵不稍假太安人雞鳴起
巾櫛問于寢日未曙躬執糲徧食諸耒耜者及平頭
輩食指不下數十人人人時其飽飢焉以爲常稍失
節曾大父立之庭下讓曰若等故泄泄老人夙興晏
罷誰爲乎諸子婦俛首唯唯大父性卞急拂意輒憤
恚太安人委曲將順甚于事舅撫先大夫迄于吾母
撫紀氏姑迄於有家慈愛備至不啻已出太安人三

乳而女曾大父恚曰婦不宜子耶大父宦滇中內側
室陳旋舉一子歸而太安人舉二子陳復舉一子一
女家累日煩生計日以絀曾大父性豪不屑屑齷齪
諸昆季並以張大門戶相雄大父宦薄持空囊上迫
太公下迫婚嫁居恒咄咄太安人勉力佐內政多方
彌縫其闕強顏以娛我大父衣食則身後于臧獲針
組烹飪泉一切勞苦則身先焉語吾母曰吾力殫矣
時多齟齬退而環諸子女以一壺自勞寸蔬甘肉食

也丁卯先大夫鄉舉辛未成進士大父眷始開太安
人忻然曰吾今息肩矣不二年大父棄諸孤而太安
人慟可知也當是時四弱子纍纍襁褓二姑未嫁先
大夫布衣蔬食以督家政嚴課諸子弟嫡庶大小分
析井井悉委命先大夫凡先大夫所以撫育諸叔靡
有間言者太安人成之也戊寅先大夫以寶坻最贈
大父儒林郎先大母蔣贈安人大母封太安人壬午
遇皇長子覃恩封如前子女相繼家列衣冠諸孫曾

濟濟十餘曹外孫稱是每燕喜內外環列稱觴上壽者紛紜膝下太安人且喜且泣曰老媪不自意至此雖然與我共辛矻者長婦也顧吾母幸語諸妯母忘我少年事太安人性寬大能忍樂易柔和工于調劑妯娌姻戚白首彌篤貧賤者啣咻之齒卑下之委宛曲至人人謂太安人長者能親我治家數十年米鹽織悉擘畫無遺策生平目不知書契券藏笥者暗中摸索得之數十年不爽尺寸二簋之奉三澣之服至

貴且老未嘗淪及人有急傾貲濟之負我不問也故簪珥強半付質庫待臧獲勞而有恩一錢尺帛之施其撫摩眄睐常有不盡之意一小僮語人曰异哉我太安人顧我衣綻親解衣衣我且爲我紉之又一僕悖欲走私相計吾不難去吾主也獨太安人待我厚誼不忍負奈何其爲德多類此嘗訓諸子婦曰而知我家所繇起乎務本力業樹以長厚故能衍有今日吾逮事吾舅耳目焉至今不敢忘也字季孫過于叔

氏至勝衣猶不去膝人謂太安人左師之癖無已甚乎太安人咲不答元薦居恒侍飲諸孩提爭牽裾索菓餌太安人訢訢如也斤斤如也隨事叫命引之義方未嘗以疾聲厲色加子孫子孫不敢不奉教令晚注意叔氏叔氏每負笈太安人語諸獲曰老人魂夢與兒俱也時邑邑不樂會叔氏困有司太安人愀然曰果若人言力田不如逢年始病脾損七箸已漸劇半月不起矣易簣之日神炯炯不亂諸問疾者人人

慰藉之曲盡其情元薦長跼問所苦曰七十二歲老人復何苦乎勗叔氏及弟英曰好讀書而不聞而兄之攻苦乎哉又曰食多生少非計也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太安人生于嘉靖己丑十二月二十九日卒于萬曆庚子八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二子五長卽先大夫諱應詔任至四川叅議娶潁州幕李公鶴女卽吾母累封安人蔣安人出次應昌太學生娶同邑王公曦女陳出次應感聘烏程太學生潘公弁陽女

未娶殤次應嗣邑庠生娶千戶侯孫公謀女太安人
出次應隆邑庠生娶同邑金君可礪女陳出女五長
適烏程貢士紀有章蔣安人出次適陸司馬公穩仲
子用輅次適邑庠生黃可學次適歸安陸方伯公綸
子承德俱太安人出次適同邑姚一鶴陳出孫十有
五長卽元薦丙戌進士任中書舍人娶同邑孝廉臧
公繼華女繼娶松陵太學生吳公承撫女先大夫出
次元凱聘太學生東山李君良心女次元美聘黃君

可詩女昌出次元英聘郡庠生陳君上理女嗣出次
元亮元章元嘉元元邁元朗昌出次元方元陶元
玠隆出次元超次元禮嗣出曾孫四長琬聘光祿少
卿歸安錢公士完女次瑀聘國子監博士同邑臧公
懋循子邑庠生爾煥女次琛聘兵部侍郎許敬菴先
生孚遠子恩生大受女次璿未聘元薦出孫女三一
適烏程庠生華仁溥次許聘太學生周君臣望子士
達昌出次許聘邑庠生陳君羽年子隆出曾孫女二

一許聘長水李君秉純子一未字元薦出諸父卜以
九月十八日奉太安人葬于吳山之陽卽吳公均隱
處也嗚呼丁氏自高祖松隱公迄我大父凡三世稱
內佐者莫如曾大母周孺人大母蔣安人從大母汪
孺人王孺人王以度勝汪以操厲稱兼是二者而不
及享傷哉我曾大母大母乎太安人又兼之矣享而
不竟元薦懼夫型范之日遐也釜筮蘋藻之易湮也
雞鳴昧且之風遠于床第也敬述睹記以徼寵于當

世大賢君子倘賜賁窆中之石不孝等死不朽儒林
公而下抑死不朽承重孫元薦泣血稽顙百拜謹狀

從父震溥公行狀

惟我高祖松隱公讚以淳德開我曾祖湖南公曜湖
南公母弟暘號五湖公以景東別駕老子近湖公策
起家蜀藩再遷景東了父緣也近湖公娶王比部公
杰女生一子曰敬止字乃文號震溥于薦爲再從父
族呼四一公云公生而穎慧大母臧夫人最憐愛之

十五游邑庠廣延名師下帷銳進取未幾游太學時以強記折其同舍生同舍生故出不意難公公于司馬氏下及諸小說辨析隻字最精確同舍生無以勝也亡何臧夫人棄柁棹五湖公再娶徐有左師之癖近湖公宦游留公侍養五湖公嗃嗃不色假公曲意承之亡何近湖公没于官王夫人携其妾屠艱關萬里扶襯歸公迎哭母子相抱持哀感行路當是時五湖公年七十餘抱西河之痛王夫人白首事壯姑公

以家孫僂行奉幼叔多苦心亡何五湖公歿王夫人亦歿公仰天而號如哭景東公事屠比于母服闋猶孺慕每進甘毳輒嗚咽不忍舉箸曰吾父母之不及享而吾晏然下咽乎酒次遇梨園演古孝子公揜袂涕泣舉席不權閑居感觸拍掌大叫吾負母吾負母王夫人有愛女嫁于閔蚤夭公子其二孤予以室給田宅各區二甥亦父事舅亡何徐夫人所生子夭徐夫人尋亦歿公煢煢集蓼居恒株守雞鳴篝燈起家

人以次受事語絮絮不置有小善輒慰勞酒食大小
臧獲以百餘計精神總攝無敢惰窳者平生一意田
功時畝歷而躬課焉歲入浮上農水次田畔必樹桑
無隙地方十數里望之翦然如雲公意所注也少年
白晢而肥未艾早衰或諫曰公無憊乎公對曰此本
計也世族徃徃以母錢逐什五之利卒之得不償失
吾所藉卒歲計惟先人拮据之業在而敢屑越乎有
以產市者公避謝再三方議券券入立直準衡量而

出納之公沒諸孤粥粥里中纖毫無後言年五十親
友持斗酒爲壽公閉戶不納曰吾祖吾父未嘗一日
啟粲小子敢受觴乎夙興夜寐勞瘁沒齒姬姜之奉
儉嗇如寒士家客以素封諛公公蹶踖頰爲赤所居
積矻矻窮年時爲鄉里小兒所侮終不敢報也公生
嘉靖辛卯六月某日卒萬曆癸卯九月三日享年五
十三娶于張生一子數歲夭妾生子六元善元龍元
鯤元鶚元鵬元蛟卜于癸丑十一月六日祔公近湖

公墓左將請于各公誌竈中之石而屬狀于薦薦不
佞受公末命以藐諸孤見託十年間幸襁褓者外傳
勝衣者室五湖公世業庶幾不失墜唯是二尊人未
窺窳公有遺憾諸孤勉襄大事父子相依一丘公目
瞑矣所恨志行十不酬一薦稱述多里閨家庭間瑣
事寧漏母溢期于肖其生平儻當代鉅公長者賜之
一言松隱公而下死且不朽

先大夫行實

嗟天乎傷哉不肖孤自丙戌請告歲餘奉母氏于修
江先大夫迎勞曰兒幸歸侍若母無恙顧而翁老矣
吾與若義不兩私復安得聚首如今日乎亡何爲不
肖孤趣裝北上不肖孤依依不忍去膝可半歲而先
大夫疾作矣巳丑乞骸骨以三月朔發建昌謂友人
張汝霽氏曰吾所幸不死神耳壯士志四方卽死豈
必牖下不旬日而棄不肖孤旣殮目炯炯如生嗟天
乎不肖孤何以瞑先大夫哉先大夫挾寸心以游于

少年積薪之場耿耿者十不能慳五也而一旦已矣
有一子拮据二十年而教之仕仕而上不及以尺寸
效下不及以五釜養也嗟天乎傷哉已矣不肖孤何
以瞑先大夫哉獨願得大人先生一言以庶幾不朽
已復詫曰世方標其烜赫以爲華而先大夫獨操其
恬寂以爲勝不啻左矣卽較然于匹夫匹婦之口與
夫窮交故知而不能喋喋于齒頰頰舌間者又十九
也已矣不肖孤終不能假盈尺之石慰長逝者魂魄

矣嗟天乎傷哉謹瀝血次其遺事以備採擇伏惟名
公憐而賜之狀若表若碣若銘先大夫姓丁氏諱應
詔字國賓通籍號靖吾子曰以自誓也故宦成且死
以號行于世十九世祖提幹由吳江徙長興入仕版
者自元東平教諭益始嗣後工部郎中輝登元統初
進士至國朝金華武義教諭臯以秀異舉後有巢鶴
山人稱能詩冷然塵表數傳至松隱公瓚篤孝行瓚
生曾大父湖南公曜好任俠以貲事益王爲郎曜生

大父雷峰公良卿雲南廣南府富州同知贈儒林郎
大理寺左寺副雷峰公長者娶于義門蔣贈安人繼
吳氏封太安人皆以先大夫貴先大夫姓七月大母
忽病大父夢白衣老人指曰此中有貴人好爲之生
七年而大母歿孤苦萬狀瀕死者數矣稍長豪俠不
屑俛首就塾師間聞養生神仙家言輒欣然神往已
又豔白猿之術攘臂而譚封狼居胥里中未之識也
曾大父獨以爲類已故令捐貲入太學以嘗先大夫

先大夫怫然曰夫夫也而太學生耶貲何爲者曾大
父益竒之自是稍稍奮頭角矣嘗與友人渡太湖遇
颶風左右色悸先大夫援筆爲賦豪飲自若是時大
父幕滇南先大夫以弱冠出而攝家政志養曾大父
曰以代吾父子也入而色事吳太安人病則朝夕躬
嘗藥而進者三年里中始信湖南公知人云辛酉補
邑弟子試高等從游于唐一菴先生聞真心之旨下
帷發憤忽榜其卧內有同室寰宇靈君主翁之句丁

邠領鄉書里中持羊酒爲賀先大夫獨憶先大母時
時欷歔含淚罷因子其中表之子元祐而歲贍其姨
氏温至解衣衣之曰應詔不及以升斗逮吾母矣猶
庶幾逮母黨如吾母也戊辰請太常下第歸益折節
黃晴川先生北面執弟子禮刻厲倍諸生時曰卽一
旦幸脫穎當令老人見之亡何而曾大父病且死先
大夫不解帶者累月時時仰天籲曰大人幸屬意兒
兒終不能以一冠拜床下沒齒之憾也明年辛未成

進士隸事戎曹時新鄭江陵交惡遷怒于諸新進者
新鄭客幣而請曰聞子有老親非近邑不可吾力能
得之先大夫謝有命及選竟得南陵陵巘邑先大夫
一至批其窾曰是當靜鎮之于是悉法紀剔奸蠹胥
史競競持籍受成事各逡巡退俗喜訟日數十牒隨
令鄉三老攝之曰無以片楮令使者信信而掠吾民
也至則不數語兩造具服重者按罪輕者稍別枉直
終訟民不費一錢四方多質成者朝決夕遣卽介壤

與所部爭一衡以法曰均赤子耳胡能秦越也曲爲
慰藉蓋人人稱神明矣而至性廉介內行修謹卽祿
入毫不溷私橐曰吾口宛陵一勺水故薦紳先生望
之亦不嚴而威丞以下事若大府亡不凜凜然或誑
誤輒委曲覆露之御左右嗃嗃求一嘔咲不可得故
老胥半自引去然終其任胥史無以墨敗者蓋久乃
安之曰丁令君廉吏奈何以束濕避耶干旄繹絡夜
漏二十刻至不得安枕餽遺供帳佐以餘錙贖錢一

縷之費必斤斤顧恤曰治國與家等耳安能浮費而
虐取期年威惠大行當道方虛諫職及天官郎待之
而大父報病矣先大夫欲棄官歸曰咄嗟奈何以三
尺綬令老親南向懸我也恨不得躬醫藥如大父時
開府崑崙張公感其意令以它事便道歸越宿而大
父病革問後事張目曰兒在吾何言蓋令而得以職
事歸省永訣實竒邁云南陵士大夫聞之咸次且嘆
息而先大夫又盡蠲其餘俸于縉紳學校之貧者而

廉可知也時大父倦遊久廢箸諸孤纍纍襁褓巨細悉倚辦先大夫先大夫布衣蔬食倡之亡敢以尺帛私吾母也故內外毫無間言而又身課諸父及不肖孤博士家業令執贄許敬菴顧涇陽兩先生之門意不獨屑屑博青紫也者諸父嚴事先大夫若大父先大夫字之如子推祖產分授諸父令長者室幼者聘待年者家絲縷悉出其手三年而二毛種種矣服闋補寶坻故貴戚淵藪令未下車業以重幣陷之而

陰操其權先大夫謝曰噉吾安能以身與民與若曹市哉未出長安門貴戚歛手戒無犯疆項吏甫至召三老問民疾苦僉曰苦賦與役先是輸賦者上下豪吏手十不能當五六而吏巧以其羨中令噤不敢言不者屬之富室積逋至鬻產不能償邑半流寓貧者輕土著賈人子一側足貴戚令莫誰何先大夫曰固也命置櫃于東西序嚴其鑰而穴其中輸徵者如錚甯法吏搨寸管代署其姓名里甲以徵信多寡不能

上下其手以產准戶以戶准役錙銖輕重若析子而
爨皇天后土實鑒臨之自是干請不難督撫臺察而
難先大夫卽督撫臺察意有所屬見先大夫色沮矣
令下民翕然稱平先大夫曰未也是必有神叢于阡
陌者請畝履而繩尺之下教曰令不欲以里胥擾若
等其各度所有上之敢私尺寸如律間摘其不法者
一二而人人惴恐重足不越階序而四境若指掌矣
明年邑大水先大夫惻然進瓊尾問狀曰水患在蓄

洩不時三十年流徙無處所矣先大夫亟請于臺使
者搜羨金萬餘堤其要害日夜枕沮洳持畚插而躬
督之堤成連亘幾百里民始有歲至麥秀兩岐之異
咸嘆曰使君何必減張漁陽哉然竟不知費所繇出
也謀生祠之先大夫咲謂父老而不記西門令乎令
百歲後而子孫思我足矣其博于樹德而薄于收譽
類如此居嘗謂使吾什九于官而分其一于民何位
不可驟致然天下事吾輩不任誰當任者古人不云

乎不辭勞不避怨盡吾心已矣終不能離繩墨之外
以爲權海濱貢銀魚以採辦不便報罷矣仍分餉諸
貴人以爲常先大夫作銀魚考曰安能以口腹腹民
膏血邪且吾未聞後君而先友也索者持此應之黠
吏王柱石父子以墨起家三窟且成而先大夫立發
其行金狀重譴之卽以何宗伯居間先大夫報不可
日期以此不負先生宗伯無以罪也茂才文學異等
者分曹課之間爲貧者給膏廩不啻若子弟然公事

外誓不以三尺私青衿諸生有緣館穀挾貴人爲重
者先大夫稍稍裁抑亡異它子弟富人以犯姦坐戍
計無復之則請于大京兆改輸鬼薪先大夫曰吾庭
中三尺自在後直指按部如先大夫指戍之富人叩
首謝伏且以其子見屬先大夫咲曰世豈有丁令公
而以睚眦孥罪人哉立召其里人曲爲芘其孥聞者
感泣然虎視者日耽耽矣時江陵骫政先大夫未嘗
以門下士飛赫蹏于長安已而歸葬道通州大吏越

數千里負躡矢而錯金幣者蠅集也先大夫竟不及
踰二舍致瓣香之敬卽亡論江陵諸所爲蠅集于其
門者獨不心媿思一中其邾耶而會有巨室婦殺人
事覺臺使者檄幕府丞某會讞之某故太宰王姻黨
也虎而冠啗五千金駕罪于首事者以爲解先大夫
正色曰首者罪彼賍吏族矣其人惶懼汗伏而前貴
人以邑諸生故稍不快已復令諭意先大夫拙守如
故某大恚曰乃公不難頰而就若若何倨甚邪未幾

遷大理評事大理冷局先大夫夷然處之日出蹙蹙
馳羸馬入西曹佐大廷尉論決大小囚多平反暇出
休沐時時課不肖孤宵則篝燈熒熒對榻而譚晝則
杜門一卷一日讀爰書揭懲忿窒慾示不肖曰黃口
孺子猶然遇蜥蜴而却步彼所爲驅而納之罟獲陷
阱之中而莫之避豈盡蚩蚩者也履霜堅冰由來者
漸小子識之時江陵勢益張甚先大夫不吐不茹與
時委蛇其間職事外輕一刺不可得人問之故咲而

不答及江陵敗齟齬者紛紛矣而先大夫獨悵然曰夫江陵之罪獨在今日哉壬午皇長子生先大夫齋璽書詔諭江南因便道省墓湖南公二室王考終先大夫上疏陳情曰臣不幸少失大母周嗣失母蔣王氏故以妾事大母周十年而佐周操井臼事曾大母已又佐大父庀宮室畢姻嫁課子弟四十餘年臣大父無室而有室臣父無母而有母主上孝治天下臣不勝烏鳥私願終三年喪時少師申公同郡大司寇

潘公以制格其疏爲予告又二歲咄咄候補長安郵中者八月餘始就故官時方開水田相知以寶坻之政薦先大夫先大夫默然曰殆非今日事也姑俟能者且縣官坐西北而仰給東南勢窮矣窮則不得不反行之莫若以漸今六軍之月糧百司之廩餼獨不可半以黍稷乎雖然要在天子知稼穡躬節儉諸邊復屯政省漕糧天下無曠土足矣不期年督水田使者果謝病去識者韙之而會上以江陵故多所督察

論方曉曉謂天子宜循恭默先大夫奮然曰人主不思狗馬聲色而察察吏治此正諸君納約時也獨不宜寄耳目于闡寺耳欲進蘇洵明論會陞江西按察僉事疏遂寢未幾不肖孤成進士先大夫愀然曰吾起家布衣幸以一經至父子備朝列此人臣致命之日非而馳驚之秋也孺子其勉旃臨發復呼不肖曰孺子旦暮且令此而翁所九折肱者也學優而試之庸晚乎不肖尋請告還而先大夫業已馳傳拜吳太

安人堂下矣從容謂諸弟曰使吾以一官老風塵孰與若等共斑衣歲時斗酒道平生驩獨恨不及令先子見之行有待矣因留李安人侍養而單車之南昌南昌江南大都會也而道治枕寧之萬山中分轄楚興瀏崇陽其民野而嗇吏家于官老吏莫敢詰先大夫至廉其尤者繩之大豪屏跡墨吏望風解綬去時顛有寇警先大夫承乏署顛事撫臺秦公甫駐節先大夫白寇狀請兵之曰是不可玩也未幾直指使者

至更以職事候境上僕僕林菁間體且瘁矣而省中
有訛傳贛兵敗者寮采難其代強起先大夫不能至
爲蜚語中之無何師大捷上勞諸用兵者金帛有差
而先大夫以首事功獨格不行時語不肖孤古人興
疾討賊乃翁何人哉寸心未白死不瞑矣故事方岳
以下偃僂而謁兩臺使唯唯謬爲恭敬先大夫一抗
以禮卽步趨唯諾間侃侃不少屈嘗自循其頭顱嘆
曰君不見發婦耶廩廩白首猶向少年傳脂粉乎卽

強顏視事自以爲杓鑿于時悵然不自得曰吾卒吾
分不知其它明年大簡士卒時訓練嚴伍什法而汰
其冗且怯者跳而虛寄籍者戎伍改觀屬歲稔請于
兩臺使者曲爲賑貸會新牧骯髒不任事又日夜計
積儲飭左右下至輿皂舟役靡不調停而畫一之以
比千古救荒之法嘆曰吾豈以使者侵有司顧此凶
歲能高枕耶亡何境內騷然桴鼓先大夫不旋踵撲
滅之已又悔不能爲瑣尾請命力疾面訊冀爲末減

求其生不得愴然食不下咽全活幾數千人冬大雪
先大夫夜不安寢曰庶庶者奈枵腹何展轉達曙蓋
其諄諄爲民天性然也時以乞骸棲建昌猶爲盜袁
福尚等開釋至數百言不孝孤泣曰大人胡不自愛
先大夫正色叱曰孺子何知吾寧以數十命惜一身
耶彼蒼有知必不以此瘁矣立嘔血數升不及旬月
以沒嗟天乎傷哉先大夫生平寡言咲澹嗜慾肅聞
門誠僮僕恂恂孝弟力田而已無它好曰儒者業已

起家爲縣官捐七尺軀規天摹地何至揮染作書生
業閒居卽手不釋卷大要期于實用而止故人或跡
其議論卑卑無以踰之至臨大節岍然於風靡波蕩
中賁育不能奪也意所不可不以一諾假人故皮相
者望而踧踖不敢進及久而漸洽則內外終始渾然
一致至有陰爲卵翼而不知者歷官二十載衣不過
緼袍食不踰二簋若寒素然曰吾以無悖出故無悖
入然賑窮周乏歲不靳釜庾黃睛川先生貧無後先

大夫給田廩之茲且捐館十餘年其遺孀猶藉以不
乏饘粥宅可知已少年豪宕之氣一歛而渾厚左規
右矩前後若兩截人海內士大夫知與不知者半至
論其父子兄弟之間出處取與之介則靡不心相信
曰是蓋篤行君子也是不侵爲然諾者也是一塵不
淄咄咄獨行其志者也間有所左曰是膠固不能方
圓于世態者也竟不能以月旦致私訾于先大夫迨
其老也乃爲外大父故罹萋菲之口則當事者寃之

矣疾革呼不肖孤曰古人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乃今信之所可誓者不以苞苴溷裝橐不以尺一廁
顯者庶幾可對天日且大夫非瑣五十非促吾何憾
屬纊之日整巾兀坐聞涕泣聲張目叱曰若何爲者
何益乃公而作此兒女態耶已又潸然涕洟曰應詔
不能終事吾母矣向所以棲棲不蚤自決豈以金紫
易斑衣哉冀稍需一命以報吾大父地下而今已矣
孺子善事大母諸父又曰若善自愛無重負國是所

以不忘而翁者也語畢條然長逝神色不變嗟天乎
傷哉語所稱蓋棺事定若先大夫者大節槩可睹已
先大夫卒于己丑三月八日距其生嘉靖庚子五月
十一日享年五十耳仕至江西按察僉事兼整飭兵
備沒未逾月晉四川布政使司左叅議坻人聞而思
之肖像立祠尸祝于龍潭之上卽前所築堤處也娶
吾母李氏前贛州府經歷李公鶴女累封安人子一
卽不肖孤元薦娶臧氏都察院都事臧公繼華女繼
娶吳氏太僕卿吳公邦禎子太學生吳承撫女女一
許聘京兆姚公一元仲孫邑庠生姚光治近天孫二
殤不肖孤奉吳太安人命將卜八月二十八日扶先
大夫柩葬于桃州梅谿白石山之陽自媿謏陋亡能
闡揚先志其何敢重誣且溢以辱名筆惟大人先生
俯垂譽焉不肖孤元薦泣血稽顙百拜謹述

附
啟徐聲遠

近日世趣滋下朝廷思得一老成持重真脩篤行之

彥坐鎮彈壓之或可砥柱萬一相知者輒曰恨不得而翁在不肖滋然久之每上壘徘徊松木不啻拱矣麗牲一片石猶未得借有道爲重中夜思之怒焉如擣如椽之筆不在文而在核青雲之士不以位而以品辱吾子二十五年石交謹九頓百拜以請幸賜一言徼惠千秋不任隕越哀懇之至

先大夫遺事

曾大父湖南公以豪舉崛起一時先大夫返以儉素

做表三十年如寒士先大夫少游唐一菴先生之門學以孝弟忠信爲宗官以潔已愛民爲實御家整肅居鄉以清謹敦厚爲大體蓋棺二十餘年遠近無間言

近世士習惡聞身心性命之譚不肖年十八先大夫命謁許敬菴先生又二年謁顧涇陽先生不肖遊于兩先生之門知功名富貴外更有安身立命之宗先大夫啟之也

先大夫性不泛交喜折節有道兄事許先生每事必
諮之如子弟少年延李臨川叅知于家塾不果終身
不敢並席先大夫令南陵不肖年十四矣正月塾師
自家至先大夫問先大父起居狀塾師唯唯曰佳酒
數行復問復如之已復問不止塾師矍然曰老先生
如此孝思僕不能隱矣先大夫避席曰奈何曰尊公
肉且削矣先大夫不終食徘徊夜半呼先安人及不
肖曰若輩爲我歸侍翁昧爽卽發張中丞假以便差
竟得歸視含殮此癸酉四月廿八事也

先大父易簣時長叔年十三次九歲次八歲最少三
歲陸氏姑年十六姚氏姑七歲慟哭羅拜床下先大
父執先大夫手曰吾以此累若請遺言曰吾有兒何
言先大夫身兼師保提攜訓誨各成立里中迄今稱
孝友者必首先大夫先大夫令寶坻外王父送先安
人之任先大夫宴之于衙舍不半席涕泗霑襟問之
故曰恨吾父不及來也每宦携二人像朝夕嚴事之

遇方物饗而後嘗先王母蚤世事姨如母豫章時不肖進一鮮衣先大夫解衣寄姨氏佐俸金一銖洒涕對使者曰老人顏色如故乎不能久御此矣

先大夫令寶坻以不弔江陵不附王篆回翔冷局者數年二公敗未嘗翹其過爲名高卽子弟前不齒及也

先大夫兩爲令皆以清節稱寧州邸舍嘗語不肖曰吾平生不受人一錢獨此間交際事頗抱歉不肖問

之故曰三司例有餽遺往來皆取給紙贖名交際實互假手以實其橐也故事難異同私衷時耿耿爾一僚服紗服甚麗詢之曰此乃令時受一上舍者先大夫私訝曰令乃受上舍幣邪我未之聞見也爾曹識之善守吾意嗟乎今何啻幣哉

先大夫令寶坻刻銀魚考曰旣不上供安敢私餽座師何少宗伯來索魚亦以此謝之二十年來餽者日衆銀魚仍入尚方特設廠天津爲地方一大蠹矣

先安人事先大夫三十年每宦游未嘗見一幣一簪
老且死纍纍皆嫁時物也廷評邸舍數年先安人率
舊婦日夕刺繡鬻以佐賓客燕居相對如賓嘖咲不
少假

先大夫令寶坻時剏一堤龍潭之上以避香河諸水
連亘數十里晨起蹙蹙一騎從者數人各持糗母犯
民七箸畚鍤雲集察其勤惰勸懲之邑有年流徙遁
歸然竟不知費所由出也至今尸視焉

先大夫宦游清而不刻持正而厚挺挺兀立而能忍
近世藩臬事兩臺不啻嚴父母謁甫入門臺使者離
席待藩臬趨進以爲常先大夫曰步履故自有度獨
後使者目眴之若爲弗知也應對唯諾于使者多枳
鑿時語不肖曰吾不能逐逐少年場矣昔吾爲令與
使者爭一應蠲之賦詞色並厲使者恚曰令必欲我
從若邪吾強項持益堅使者終不能奪兒視吾舌尚
在乎已矣

先大夫外嚴內寬寶坻一豪黜法竟戍之瀕解其人
以子爲託先大夫令閭里善護之終任不忘病南昌
將請告矣審一盜至數日不已不肖曰得無瘁乎先
大夫正色曰獄以初情爲真凡盜經有司煅煉及捕
役拷訊者必枉不了此公案吾故不帖席也小子識
之

先大夫繩督不肖甚嚴止以一子故不忍鞭笞其惇
懇一念造次顛沛不稍假夢寐不忍忘卽木石可化
也不肖碌碌止此乎愧死矣愧死矣通籍後時以忠
孝大節古名臣爲誨不肖感憤時事輒攘臂先大夫
色喜曰兒能此乎已又曰無虞風波乎甘顛躓乎不
肖應聲曰甘之先大夫默然易簣且執不肖手曰兒
能無忘而言當勝我

敕封先妣李安人行狀

天乎齒不滿德祿不副養人子所共悲然猶可解者
若迺蚤服劬勞晚賚隱痛之死而不化傷哉未有憐

于吾母者也吾母十四稱婦十五稱母三十年無一日驩也自乙酉迄丙申沒之日抱女休之恨者十二年稱未亡人者八年丁亥壬辰兩病瀕死蓋志欲死病瀕死而恐死不死死又不及一瞑目也天乎痛哉元薦不難從吾母地下顧不死者死死矣生而覩顏進退強自鑒立于吾母終莫瞑也已矣不可追矣天乎痛哉敢從恍惚夢想詮次吾母生平以微寵于立言之士吾母姓李氏宋工部侍郎心傳扈

南渡自蜀徙家吳興石林八世再徙東山又五世爲贛州幕鶴配陸孺人是爲我外王父母外王父故與魯王父湖南公友善遂委禽焉先大夫諱 字國賓隆慶辛未進士初令南陵再令寶坻遷廷尉平歷僉江西臬終四川叅議吾母從先大夫寶坻最封孺人壬午遇皇長子覃恩以廷尉平晉安人云安人外事我魯王父湖南公王父儒林公內事我繼王母吳太安人及魯庶王母庶王母悉以謹志稱安人間語

元薦若曰吾事而王母三十餘年矣嫁時吾母誠曰
而姑繼也敬事之吾憂焉已而習而王母長者私心
幸甚然不敢一日忘陸孺人之言也王母拮据而嫁
大小姑吾左右之叔氏呱呱泣吾煦咻之大姑且死
吾鞠其孤小姑有女吾女其女未也而父七歲而蔣
安人見背居恒痛養之不逮也至今母事姨子字其
內孫吾所不以母若子眎之者如日吾事而曾王父
十二年事而王父十六年曾王父嗃嗃課家王父白

首廩廩也吾雞鳴起昧爽候于寢跼躄不及髭而家
故起稼穡王父宦薄中廢強力支婚嫁懼不任重傷
太公意以爲憂王母百相劑百相寬也吾時時俛仰
伺顏色嗟此苦心知爾吾周旋于兩庶姑更難吾爲
諸生婦十年而父什九在外也間手一卷歸雞鳴索
炬矣每課于有司心搖搖如縣旌隨而父色喜愠不
啻身榮辱于少年場也幸宦游見且謂愉快而攻苦
服澹如故晨起蓬首問爨日希鞫調中饋卽賓客不

時至吾咄嗟辦內橐久且枵然而吾率婦若獲刺繡
至子夜時轉鬻陰佐之終不以告者知而父廉也而
父之命曰婦人不越壺而問政至今釜笥外吾未之
或聞曰閑有家嘻嘻吝吾白首莊焉亡敢嘖咲狎吾
事而父三十年而信婦之難爲也吾僅而一子病阼
危者屢矣吾憂之至爲咯血兒稍長吾日厲聲色訓
飭之虞兒以病驕也兒十五謬譽于有司吾憂曰孺
子其以小利沾沾乎已數躓則又懼兒以小劔却也

孺子今者或稍自立邪而父而母斤斤二十年餘矣
而髮且種種所以語若者令若知堂構之艱也良苦
舊婦已矣若具語新婦嗚呼傷哉苦心乎元薦概先
安人生平耿耿大節多丈夫之烈初從先大夫南陵
聞儒林公病亟謂先大夫曰吾往代侍藥必救翁比
歸剖股劑進古孝婦希有也元薦自十五以前不嚴
先大夫而嚴先安人步趨食飲稍不謹箠呵不少假
是慈母身爲嚴師也贛州公爲人豪長者爲德不貲

獨倨不肯下人鞅鞅陰賊者至不能容遂以小訟口
舌忤官府死非命安人日夜號曰人殺我父明年丙
戌先大夫持節豫章安人獨留營塋之時忽忽不自
得元薦成進士隸事水部不數月請急歸依膝下者
八年始出除中書舍人旋以使歸省歲餘報命奉
安人北行半月食損一月病再月病甚入邸旬有三
日而歿病且劇中夜長嘆或臨食扼腕元薦跪請故
安人含涕曰孺子而忘之乎嗚呼女休得甘心卽死

瞑也而不死安人積痛死不瞑也而死則後死者之
罪也安人自贑州公歿事陸孺人愈謹餼膳日致旣
疾不可爲但呼吾母吾母尋強力趺坐命工繪小像
閱之元薦長跽兩泣謝祿養不蚤安人正色曰兒無
忘而父清白吾含咲入地矣蓋雖抱至痛神爽不亂
云元薦不死乃憤憤莫慰吾母地下哉先安人生嘉
靖丙午十月初六日卒萬曆丙申九月初一日少先
大夫六年壽逾先大夫一年元薦卜萬曆戊戌九月

三日葬安人和平犴山之陽嗚呼闡德非藉不顯唯是當世大賢操千秋之權敢從乞不朽

亡室臧氏小狀

室人覲安平之三月而蓬首顰蹙感見夢曰嗟天乎孰爲起白骨而肉之令我一吐愁臆也薄命已矣而獨不念糟糠耶不佞應聲號曰傷哉落魄生安所置喙而不朽若旣擗管更歲餘復自惟女德無儀不越壺外以爲重而修短榮悴之數凡室人所不能乞于造

物而不佞所不能慰于沒齒者又多魂銷于恍惚悵望之餘而擲簡于辟標涕泗之頃蓋舌所不及罄者十而六筆所不及潤者十而九閱五歲無能竟一言其復何詞以謝糟糠不佞過矣謹次其大都作小狀以徼寵于大人先生云室人姓臧氏名懋戒其大父益齋先生字之曰閨英外父茗泉公繼華季女也母吳孺人幾艾始舉室人時且顛毛種種矣茗泉公以幼女故最憐之室人少警敏踈矚目丰神端靜五六

歲吳孺人授女紅輒解已又習女經諸訓公喜曰吾老矣之子不作田舍郎婦丁卯公領鄉書先大夫稱同年友兩從計借廼爲不佞請字公嘆曰吾不識丁氏兒何狀寧渠以廼公故輕一諾間過先大夫飲以微瞶不佞不知公竟何當于不佞而女之也乙亥公沒室人哭之哀如成人公沒期年而室人輒成婦未及笄也左右竊訝耳語吳孺人而女旦莫且不去阿姆安所親箕帚役而事大人吳孺人亦心虞之室人

獨廩廩奉舅姑唯謹明年侍母夫人北上得心疾不佞尋迫試事奔走無寧歲室人以病軀偕一二女嫗侍母夫人于漁陽燕薊間孤燈隻影獨寤永歎蓋六年一日也而不佞又苦不得志室人愀然曰妾何異娶婦第旦暮望若軒舉耳若卽不自矜奮將田舍郎邪先君子目不瞑矣壬午不佞落羽長安室人居益怏怏無何先大夫持節歸室人始見吳孺人吳孺人喜且愕迎謂曰兒無恙乎吾不識若別時容矣室人

泣吳孺人亦泣然懼重憂吳孺人終不具道所以明年得子男先大夫甚憐之不忍去膝兒又呱呱重違母以故室人又不得時時歸寧吳孺人時吳孺人春秋高常以不得室人昕夕爲憾而憂可知也無何兒病痘且死室人至割股救之不免因悲慟輟食飲者四十日煢煢強起左右皮相室人固無恙也而先大夫時舉家北征趣具裝室人不得已從之行時時歔歔含淚又秘不令先大夫知延至京口疾作且劇適

聞蒼頭輩南還猶顧不佞君獨不能端一行慰吾母耶弟云無恙母爲老親憂然業已骨立勢不可藥矣是時不佞落魄諸生久又跣跣不肯爲家人生業亡能假一銖尺帛以私室人而室人陰括囊金佐之不能繼更率諸侍女力作織紉不少懈故不佞得室人助居多而室人恒不自愉快居恒善病卽未及一日操井臼而降心頰首唯恐失二親驩蹶蹶如也攻苦服織斤斤如也與人坦中和外仁心爲質無論寸縷與

勝妾共之于于如也一女婢患脾色且菜吳孺人訝
曰行爲兒鬻之更置好婢室人咲謂古人不棄死馬
兒寧忍市病婢竟還其家里有史翁貧無後適病寒
且死矣室人憐而數衣食之其人賴以復甦至今爲
不佞道其事猶沾沾泣下蓋平居縕衣蔬食卽無敢
侈尺寸至于憫窮卹困意蓋豁如也以故聞內外及
里中口嘖嘖多室人而室人獨數竒其事不佞雞鳴
昧旦蒿目者餘十年而不及幸一日之歡以食其報

嗟乎第令不佞及室人之身稍稍奮頭角天卽天而
奪之祿豈遽至沈鬱以死哉不佞于是不能復見先
外父于九原矣垂沒之三日執不佞訣曰妾不自意
竟不能緩須臾以佐君之成也又重爲君憂雖然我
死無恨獨不見三尺孤又不及歸而一面吾母以白
吾父于地下終作異鄉鬼命也已矣何如田舍郎婦
已復呼諸勝妾曰若不能卒事而主矣好爲之因獻
歔泣數行下諸在旁者各飲泣莫能仰視少頃侍女

進湯藥復目眴不佞曰君無勞乎爲我強飲一匙竟以乙酉四月十九日未時卒于張秋之府廨距其生癸亥三月三日年二十有三耳女二子男一俱殤室人沒今五宿草矣而母夫人時時詫曰吾今日乃知舊婦娣以下及蒼頭輩與里中嫗貧不能衣且食者咸相與次且歎息久而彌至則其生平大都蓋亦庶幾可想焉獨不佞涼德無能徼一命以慰泉壤千里游魂九原齋恨後死者之謂何三復悼亡之篇祇茲

歲寒之感吾寧以此不達于蒙莊矣卜以今年八月廿八日祔于先大夫之墓左伏惟名公憐而銘且志之亡人死且不朽後死者亦不朽謹拭淚具狀以請

姚烈婦周姑行狀

萬曆甲午秋八月姚烈婦周姑卒學士大夫不悲其死且天而幸其歸全也曰生未結禰以意許人死十年而卒死之如質左券今始姚氏婦矣制與曰非制也義也士必委質而臣而王蠲不以布衣故貶節義

之義也周固姚氏之蠲也有司將聞于學使者請表其閭而其舅姚子伯道屬狀于某以其躉不能諛墓謬徵信焉敬次所聞爲狀曰嗟乎此前叅軍周君文政女而左使徐天目先生外孫也天目先生無子有女歸周以乙丑四月十一日生姑先生一見瑞之曰何物女笄而丈夫耶爲擇快壻不偶十六字姚光裕故京兆畫溪公仲孫也亡何姚生物矣姑聞割髮毀容縞而請于父母身臨之不可從地下不可則又佯

爲不死也者徐夫人百方寬譬姑曰嘻命也適人如外王父百一耳白首而不能以三尺胤則猶之乎發也願以此自解徐夫人默然無應而周之長老謂曰若識姚郎乎而提空名自苦爲姑正色曰女知從一已矣烏識其他也姚氏聞而異之令乳媪往覘焉姑禮而見之曰若姚使邪郎君喪百日矣未亡人時時指屈也幸爲我謝舅氏願以死矢靡它矣而容有謂叅軍者語次偶及之悞謂蹇脩也姑哭抱叅軍以頭

捨地曰父奈何辱我叅軍惶懼不知所爲心且難之時訊左右察其意左右曰鄉者某子甲醜而他醮姑扼腕久曰必嚼其肉而後快也一聞姚氏訃扃戶累日悉火其綺繡粧曰安用此而女非而有也母聞而慟姑曰大人欲緩女死邪幸歸姚否且溝瀆矣叅軍嗚咽而強許之姑斬衰素奩卜日以徃時丙戌二月十九也內外親戚白衣冠長號而送之赤日黯淡道路歛歔而姑怡然曰哭何爲者也始吾求遂吾志而

不得今遂矣吾方長嘯以徃哭何爲者也泉登舟鑄鑰封識甚固人莫喻其意者至姚生厝所始哭而臨之出其所自爲文以祭讀之義凜凜也曰吾爲死者來至此成婦矣然後歸謁舅氏叅軍曰婦以女見禮乎縞笄已不誠而具倉卒中井井也已謁諸宗人進而哭于亡姑之靈一慟幾絕聽者人人心裂已徧視其居室請于舅氏曰妾以寸丹違父母命百折稱未亡人未亡人其敢不自信唯大人善成之願高墉徑

途密戶而鑿坏致食飲焉昕夕一老嫗妾終身矣舅氏許諾則盡謝其父母兄弟及女侍往來者嚴扃一室設兩木主一奉亡姑施一奉姚生時拜焉勺水必以告勿告勿嘗也晨持金剛經焚香跪大士前日以爲常夜分紡績聲軋軋戶外積織攻苦倍他婦父母勸之曰休矣將誰遺而力作邪對曰非敢然也人勞則善心生以此遣歲月耳性嚴毅無論左右諸妯娌亦莊事之莫敢嬉徐夫人暨叅軍往唁姑寒溫外無

一語曰未亡人何敢齒外事也姻黨有餽之者固謝曰未亡人何敢與人間世往來鄉里杖者相顧竊歎生平所睹記烈婦某某可數矣然或以毀瘠改度或以慷慨逾禮若迺從容詳委動中矩則無踰周者此一女子耳生不出閭閻蓋天性哉辛卯秋家安人以女弟故過姚屢請而見望其貌似比丘尼神情儼如也徐叩之又怡然自得者絕無幾微哀怨挂眷宇間家安人歸訝曰真烈女也姚氏妯娌及女使往來者

曰抑非獨烈也而孝曰傷哉亡人之不及一日養也而未亡人不能以一日代養也口不血食矣寸蔬粒黍精者必以奉舅氏或意所適數日必復進也其恭謹甚于諸子婦則又曰抑非獨孝于姚也叅軍以馬役厄晉藩姑脫簪珥治裝馳使三千里外訊起居狀先于其諸兄弟也則又曰抑非獨孝也而才蓋子身耳煢煢奉兩木主稱未亡人于姚者十年矣內外大小百相莊也租歲入與諸田家約諸田家曰姚氏嫠

信忍負諸無爽錙銖也者念姚藁葬購巨材爲外槨護其棺亡何卜地唐興山之陰葬姚生顧女姬曰何日殉此吾適然入矣一切大事絲縷出自姑不煩舅氏也伯道舉孫姑以嗣子申之請已受命曰夫入地且有後未亡人事畢矣一慟嘔血數升殞而甦亟延醫視之却不食曰藥石而能起吾疾乎鄉持寸丹決勝于疑信毀譽之場三年後定神銷亡半矣今日而吾擔弛可以下見夫子蓋水漿不入者浹旬也而口

佛號不絕忽撫掌快曰樂哉諸婦驚以爲狂戲之曰
寸丹在否曰在問後事曰善撫嗣子遂暝丁子曰異
哉輓近世所稱節義事往往多出于婦人女子何也
然婦人易而女子難也昔張中丞有女孫苦節白首
而新都汪烈女以雉經矢操周鼎足矣三者更孰難
曰死易守難也守而白首難之難者也時勢謂何耳
周始不幸而不得卽死能爲汪能不爲汪者也卒幸
夭死不及爲張必能爲張者也弇州故有周烈女傳

今信矣予總述其生死大槩以俟執簡之士且以告
世之爲學士大夫者

歸季思行畧

歸孝廉子慕字季思崑山人太僕先生幼子也爲人
弱不勝衣其氣萬夫莫奪家貧借束脩爲薪水費清
嚴頓笑不苟居恒編蓆爲門終日趺坐對諸弟子不
嚴而威聞風執贄者多千里之棹生平深於易於掌
故家言輿到輒一拈弄翩翩多世外之致寡交游惟

與嘉善吳子往梁溪高存之友善子往有荻秋園數
椽寂居水濱季思時與存之習靜其中三人相對終
日不發一語同邑縉紳有自負才略力能殺人者望
見季思輒斂足卽夢寐亦嚴事之又有強爲善悻悻
以舌凌人對季思不覺其心折也世家子舉孝廉口
不厭藜藿久之貧病死高存之私謚曰清遠先生

書